

◆洪放专栏·蓦然回首

◆信笔扬尘

◆风雅颂

叩问谜窟

北纬三十度是地球上最神秘的一个纬度，北纬三十度跨过的地区亦是地球上最神秘的地区。一大批“地球之谜”就分布在这个区域之内，珠穆朗玛峰，马里亚纳大海沟，百慕大三角洲，埃及的金字塔……在此之外，还有许多已经消失或者人类尚未发现的“地球之谜”。这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与最深的海沟，最魔幻的大洋与最通灵的神秘建筑，其真正隐藏着地球最终的秘密，只是我们无法知道也无从诠释。

同样，花山谜窟，也坐落在北纬三十度线上。我来之时，山花正开。偌大的皖南，仿佛一只巨大的花篮。山上是花，平野上是花，河水边是花，村落边是花；与花相伴的，是青草，是树木，是鸟鸣，是空山午后的静寂，是深潭夜幕下的幻影。

而花山，肩负着巨大的秘密，沉入皖南的花草之中。我奇怪地发现：满皖南的花，到了花山，竟然稀落了。花的形象，也不再是那么水灵、鲜嫩，而是紧贴着黄土地面，如同匍匐的守卫者，贴着山石，倾听花山深处的动静。在这些花与坚硬的山石之下，便是谜窟。我总想找出三十度线在谜窟中的影子。然而没有。北纬三十度，悬在地球之上，又扎入地球之根。谜窟，是不是就是北纬三十度，所呈现出的一根筋络？

这筋络有股看不见的强大力量。在花山，在谜窟，我总能感到时间是停止的，空间并不因为谜窟的形制而受到限制，相反，停止的时间紧紧扣住了山与谜窟中行走的脚步，而空间，不断地在膨胀，不同的维度，交互着，往外延展。三维，四维，甚至某一瞬间，人走出了空间，也走出了时间。人在那一瞬间，与花山谜窟一道，回到了它的从前。只是我们混沌的心灵，无法感知、记忆，当然更无从去理解、深入了。

任何行走都只是一个过程。时间也是一个线性的运动过程。空间也是吗？在花山，谜窟里弥漫着干燥而直击人心的历史味。而这历史，并不是我们能看透的。真正的历史，早已湮没于黄土之中。花山是有历史的，谜窟是有历史的，但这历史，拒绝了后来者。历史是被拒绝的真实。因此，一切关于谜窟的猜想，除了北纬三十度这个神秘的区域之外，或者都只是笑谈。在花山，我们只能站在之外，而不能进入其中。

那么，我看着熙攘的人流，那些身影、步履、惊奇的目光、摸着石壁的手指，他们都正处在哪里？他们在谜窟之中吗？

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其实正是谜窟中人。只是这一刻，以影像的方式，再次呈现于我的眼前。

我自己也是。石窟一个连着一个，有大有小，有深有浅，有高有低，有宽有窄。有的地方有说明：说是修建者所遗留的痕迹。比如一块发黑的石窟顶端，被认为是古人生火烟熏所致；再比如一个逼仄的小窟，被认为是窟中所设置的狙击洞；还有一座宽大的石厅，被标明是议事厅；而另外几座相对宽敞的石厅，则是储存粮食的粮库……几乎没有对此提出疑义。旅行的悖论是：一方面要追求新奇，另一方面又无限限制地接受常规。

我独自站在谜窟之外。皖南的阳光，曾被称作“绿太阳”。然而在花山，阳光是黄土色的，同石窟里的颜色一致。虽然满铺着都是皖南的花与绿，但阳光到了谜窟，就回归了时间与空间本来的颜色——一切新鲜的，最后都必将成为永恒的一部分。而永恒，其正面是死亡，背面是不朽。

有生之年，如果我能够沿着北纬三十度走一次，我或许能触及时间的真实与空间的真实，或许能窥见花山谜窟中的一点光亮，而不是现在这样，被谜窟漠视、拒绝，仅仅是一粒飞过谜窟的黄土，一声从高处经过谜窟的鸟鸣。

除了渺小、无知，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相对于谜窟的短暂与微小。



洪放，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作协副主席。现居合肥。

北浴散记

姚岚

金色的十月，金色的北浴，金色的罗汉山。一路自驾，九曲十八弯。车窗外的秋色分外迷人，爽风轻拂，让人心旷神怡。

这些年，深山里的北浴，并没有被时代的激流遗忘。时髦的风吹进了深壑密林，各种新奇的元素被注入，历史的红色基因得以广泛传播……

蜿蜒向西，到北浴乡最西部的界岭，山的脊梁上，我们终于看到了一块古界碑，上书“湖北黄州府”。这里便是皖鄂两省的交界处。

向西跨一步，是湖北的蕲春，一个名人辈出的地方；向东跨一步，是安徽的宿松，一片仁义厚重的土地。

千年前的古楚语，穿越大别山的云烟，犹如浩瀚江水，始终奔流不息，把罗汉山周边四县紧密联系在一起。

药圣李时珍，将仁义与善播撒在罗汉山这块厚实的土壤上。27个寒暑，192万字的《本草纲目》里，也涵盖了北浴的山草木，汇集了周边黎民百姓的苦乐与智慧。

界碑，矗立在界岭，却阻隔不住人心的沟通，阻隔不了古往今来的梦想。界东、界西，无论是

烟火往来，还是风云际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百姓的心中，自古至今，是永远没有界碑的。

相似的俚语乡音、共同的文化风俗，从来就无视“界碑”，就像山里的雾岚，千百年来随意穿梭在竹篱茅舍，沟壑峰巅，日日夜夜，慰藉和启迪了万千众生的心。

再爬过一座峰，就是罗汉尖了。罗汉尖，是宿松的最高峰。它一直矗立在宿松人的心中，也矗立在我的心中。

她不仅仅是一座山，现在的她，更多的是一个符号，只有“罗汉山”这样的胸怀，才能装得下“红军路”“红军泉”“观音卡”“红军医院”，和无数仁义子孙。

多年前，罗汉山村书记带着我们穿梭在山林田洼间的红军路上，讲解着红军鞋、红军泉、红军医院的来龙去脉，讲解着80年前那些普通的山村妇女的英烈故事。村书记质朴的语言让我们眼前再呈现出一幅风起云涌的时代画卷。

朱赛英以及她的兄弟、她的战友们，用满腔热血浇灌出罗汉山火红的杜鹃，浇灌出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罗汉英红”。



绽放 汤青 摄

◆山河故人

盼我回家的祖母

朱太平

我的祖母1993年离世时八十七岁。祖母去世时我在巢湖的女友家。弟弟告诉我，祖母临终前，在病床上拖延了好长时间，为的是等我。后来她叹了口气说：“等不到了。”十几分钟后就安静地走了。

为了让我能见祖母最后一面，父亲将老人的遗体在家里多留了三天。那几天里，家人个个望眼欲穿。

我见到的，只能是她的灵堂，和灵堂两侧悬挂的那幅挽联。挽联是本地一位老先生作的：时逢九三新正月，惊闻噩耗传乡里，素著贤良，懿德超人千载范；寿达八十七春，病入膏肓归地府，永别儿孙，芳名留世万代传。

祖母对于我们的情感，平凡自然得超越了世俗。那时我与弟弟同一年考取大学，在当地很是轰动，但我从没感觉到她为此表现出的自豪。在她眼里，我与弟弟就是她的两个孙子，这回要去外地读书，无非多了许多挂念而已。后

来，弟弟从官庄镇调到县卫生局时，祖母也毫不以为然，一个人自言自语：“好不容易把地方混熟了，又要换个新地方？”

大学期间，当我们过完年要回芜湖时，祖母总以非常平静的口吻表达着她对我们的眷恋。她一定会说，今年老大家住了多少天，老二在家住了多少天。八十多岁的人，对我们回家的日子记得如此清楚，真让我们既诧异又感动。

从记事开始，祖母在我的脑海里就是一位老太太，到上大学、工作时，无非更老而已。

祖母出生于1907年，虽然大清王朝于彼时已经分崩离析，但作为一个乡村的女孩，和她的同龄女孩一样，都被缠了脚。每个夏天的晚上，身躯瘦小的祖母拄着拐杖，披着外衣，袒胸露乳，撑着八字步，移动着三寸金莲，慢慢腾腾地把自己挪到稻场上纳凉，然后从稻场上挪回家。

小时候，我总是跟祖母睡觉。睡觉时祖母给我挠痒、打扇是我记忆中很温馨的事。每次我

◆草木春秋

野菊花开

甘武进

秋风阵阵，秋渐渐走向深处，百花已开始凋谢。身处都市的我们，面对生存的压力，看着不停飘然而下的枯黄树叶，心情变得落寞起来。工作上没有兴趣，生活中缺少激情，随着身上衣物增多，身体臃肿，人的思绪找不到前行的方向。

那就到乡下走走吧。在乡下，在那片土地上，田野里依旧生机盎然，甚至热闹，因为野菊花开了。山崖边、田埂上、河渠边，野菊开得没边没沿。野菊不大，却挤挤挨挨热烈相拥，这边成片，那边成群。与都市里的牡丹、月季花儿相比，野菊花与华丽无关，但这个时候却让我们心生暖意。

野菊花层层鲜绿的叶片，条条瘦挺的枝干，丝丝团团的花瓣，紫色、黄色、白色，悠然展露着婀娜的姿影，迎着凛冽秋风傲然绽放，空气中散发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乡下小女孩子悠闲着，摘几朵戴在头上，野菊花摇身一变，成为女

孩头上的点缀，呈现不一样的风采，野花儿美，人也更俏丽。我们心平气和，烦恼慢慢离开。

“秋来谁为韶华主，总领群芳是菊花。”百花丛中，菊花向以“花中君子”“花中隐士”名扬天下，特别是乡间野菊花。百花凋零的季节，唯有它在秋风中亭亭玉立，表现出“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风格，值得我们自励自勉。避开喧闹，远离世俗，餐露饮露，甘苦自知。纷乱的秋燥归于平静，为心浮气躁的我们提供了心灵的抚慰和精神上的启迪。

屈原在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乃赋《离骚》”，放逐汨罗，还在高歌“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样的胸襟与心怀，实在令人敬仰。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里赞美说，芳菊“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到了陶渊明的时候，“不为五斗米折腰”，撂下炙手可热的官不做，到南山种豆去了。种完豆子干什么？“采菊

80年前，吴宗贵和闵启胜这两个因伤病而留在山区的新四军，相互搀扶着，回到了吴宗贵的老家，罗汉山区的百姓把说着外地口音的闵启胜藏进了密林深处的山洞里，整整三个月，送水送饭洗伤口，躲过一次次搜捕，一年后闵启胜伤愈归队，屡立战功。四十年后，身为领导干部的闵启胜带着儿女寻访当年的救命恩人，帮助山区脱贫致富，续写着“仁义”与“报恩”的新篇章。

廖河村有段河沟叫“干河冲”。上游有水，很清纯的山溪；下游也有水，很清澈的水潭。唯独这一段的河底，裸露着乱石，一如西陲戈壁，又仿佛是造物主醉酒之后的随意涂抹，曲曲弯弯的，成为罗汉山这幅水墨画里一处枯笔。

在新近修复的观音卡门洞两旁，有副对联：观音卡卡连上下，罗汉尖尖分大小。一陡悬崖，一块巨石，宛如“观音打坐”。一条蜿蜒的砂石小路从沟底盘旋而上，这里因而称为“观音卡”。

这是一条善恶的分水岭，这里得天独厚，自然也成了当年红军的哨卡。可是，在那个白色恐怖民不聊生的年代，即便是罗汉、观音，他们日夜镇守在这里，还是难以抵挡住邪恶的侵入，这里的每一处土地上都洒着先烈们的热血。

也只有在今日，百姓才能真正正受着“观音”的福泽，享受到“罗汉”的恩惠。

北浴的山顶上，矗立着红色根据地纪念馆。这里也成了红色研学基地，三星级旅游景区。绿色和红色在这里交融，渗透，穿梭，它们来来往往，远离喧嚣和浮躁，坚守着初衷和信念。

陈英的诗

麦子黄了

古老的城市慢慢安静下来了
乡村先于城市
思念的枝丫横七竖八
抚在我头上的是只大手
我的小手缠着你的颈

墓地住着鸟兽
墓地旁的麦子黄了
亲人们走在收割的路上
和你相伴的是你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麦和草
每年屈原都会活过来
相信你会

这个年纪
需要一次彻夜长谈
关于成长，离别，传承
以及你经常指给我看的江中灯塔

父亲的扁担

横着
一头是我们几个孩子
一头是弱小的母亲
竖立
一头在贫瘠之地找寻营养
一头朝着天空开向阳之花
夜间
一次次是驱赶危险和不安的利剑
一年年靠在门后见证心酸和幸福

柏木在成为扁担前葱茏在林中
之后和父亲的肩膀成了数十年的至交
现在安静地靠在落尘的角落
独自神伤

癸卯重阳

石友明

梦里沿江柳叶飞，池边老叟钓竿挥。
登山恐怕风吹帽，赏菊犹嫌露湿衣。
欢聚良朋情未断，频斟绿蚁乐忘归。
由君漫写茱萸句，我自偷闲读采薇。

西江月·怪树林赞礼

陈田

老树新枝续脉，
胡杨大漠擎觞。
沧桑顿替苍凉。
风骨犹存情长。
冠绿酒前暑夏，
叶黄写意秋霜。
三千岁月入诗章。
魂赞古今瞻仰。

西江月·居延海咏怀

陈田

戏水翻飞鸥雀，
朔空碧海芦花。
有人入画恣闲眠。
忘我怡情对话。
游踪此行设问，
如今生境升华。
一除往日漫生沙。
落日更晖潇洒。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闲散得叫人眼馋。

野菊花是朴素的。它不媚，不俗，对生存环境没有多高要求。只要有阳光、有水、有土它都能枝繁叶茂，无论是片生，还是独居，只要种子入土，哪怕是悬崖峭壁，它都能生根、开花，即使是一枝也能在山野中独立寒风，倍显魅力。“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旧摘人频异，轻香酒暂随。”这是杜甫对野菊花最好的写照。

野菊花给人温暖。秋忙结束，一帮妇女，提上篮子，去沟里，去坡上，采摘野菊，蒸熟，晾干成药；或把菊花采摘晾晒后，精选装入枕头。枕着它入睡，神清气爽，耳目明亮，同时也把一种清凉的生活，一股独特的芬芳带到了梦中。冬天，寒风在窗外呼啸，浓郁的香气在小屋弥漫，我们灵魂从此不再游走，变得安静而清静。

野菊花开，不等它败落，就已有了美好的归宿。我们凡夫俗子，为了生存奔波劳碌于滚滚红尘中，有时在某个特定的时节，大家应静下心来，在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放缓自己前行的脚步，为灵魂找一块悠然自在的栖息之地，借着淡淡野菊花香，淡泊名利，淡然处世，踏实而行，在平凡的日子里平淡而诗意地活着。

